# 【梁祝淫传之淫爱母子】 【完】

梁祝淫传之淫爱母子（上）

「改编自中视梁祝」

这日夜里，因仇人之女°°祝英台到县衙痴缠着儿子梁山伯而苦脑的梁母正在房中全身赤裸沐浴着，在房中由浴桶所散发出来的蒸气使得房间内有些蒙不清，在浴桶中洁身的梁母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儿子山伯了解了自己背负了为父报仇的血海深仇，仍还是对仇人祝公远之女°祝英台念念不忘的爱恋着？

日间，她这个做亲娘的无论如何拦阻，但儿子始终还是违逆了她这个亲娘，在她面前与仇人之女难分难舍，虽然在最后她用了亲情逼迫了儿子山伯立誓不再与祝英台相见，但是梁母心中却是清楚明白的，儿子已对祝英台爱到了不可自拔的境界。

梁母不停地在心中自问着∶「若何以她这个抚育儿子山伯二十年的亲娘，竟不如一个在书院女扮男装相识的女子°°祝英台呢？更何况祝英台还是仇人之女┅┅」梁母在心中不由得这样地盘问自身。

「山伯这孩子真的不再重视我这个亲娘了吗？为了那个当年害死他父亲仇人之女┅┅不，山伯一定只是一时迷惘，才会受到那个妖女的魅惑。不成，如不将他们彻底的拆散，只怕不但报不了先夫之仇，山伯更是会成了仇人的女婿┅┅这该如何是好呀？我这个做娘的，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儿子走向不孝的罪名┅┅可是该如何挽回这孩子的心呢？┅┅」梁母对祝英台的不谅解已到了称她「妖女」的地步，这时一个奇异的思绪忽然闪过脑海之中∶「┅┅山伯长大了，他不再是那个依偎在我怀中的待哺幼儿，他现在是个七尺男儿了，做为一个男人，想必是需要有个心爱的女子服侍在旁，以慰藉心灵及生理上的需求┅┅那祝英台仔细一瞧也是个世间罕见的二八年华美丽女子，这也难怪他会对祝英台如此倾心不忍与她分离┅┅」梁母私自地思索，以为自己已找到了答案，她在浴桶中沉默了一会，一个淫邪乱伦的想法涌上心头∶「┅┅或许┅┅我可以┅┅以我这个亲娘的身子┅┅去慰藉儿子山伯生理上的空虚┅┅做他的女人┅┅好让他离开祝英台，专一心志地思报父仇┅┅」但这个淫秽不贞的念头浮现在脑海中之后，梁母便是一阵自责∶「哎呀┅┅我┅┅我怎可有秽乱不堪的肮脏想法，山伯是我儿子，我是他的亲娘，这┅┅我怎可有此乱伦的念头呢？啊┅┅我真是个下贼淫荡的娘亲┅┅可是┅┅」梁母此时真是内心挣扎不已，她眼见日间，儿子与祝英台已到了生死相随的地步，如果自己不取代祝英台在儿子心中的地位，那么她这二十年来所受的苦都是白费的，而亡夫的深仇大恨更是永无报仇之日┅┅在心中一阵挣扎之后，梁母终于做出了个影响她与儿子山伯一生的决择。

「┅┅不成，为了山伯他爹的冤仇，我牺牲背负着不贞乱伦的罪名也是值得的┅┅只要山伯他能够┅┅」梁母下定了决心，她由浴桶中起身，一起身便可看见梁母胸前两颗肥嫩的胸脯，而丰乳上两点粉红尖挺的乳蒂更是娇艳欲滴；由下一瞧，那整理干净的茂成阴毛覆盖在梁母幼嫩的肉，显得格外的淫猥性感，此时的梁母因受了温水的滋润，她那雪白的胴体宛如是被泄上一层粉红色底，更是被衬托得娇媚。

梁母赤裸着身子走向梳妆台，她对着台上的铜镜仔细地瞧一睢自己赤裸的身子，铜镜上反映出来的是一名成熟抚媚的年轻少妇，正裸露着既是性感且令男人狎想的丰满肉体。

梁母的脸蛋姿色宛如是天仙般的美貌，她的姿色充分的显示出少妇的成熟抚媚，而梁母那肥嫩硕大的丰乳并未因年纪增长而下垂，她那高耸柔嫩的乳房依然足以令男人痴醉。

梁母再往瞧着，自己下半身仍维持着那水蛇般的细腰，而在细腰小腹之下的三角地带，有着一排茂密的黑色嫩草，正覆盖着足以使男人疯狂的肉；而往后一看，形状美好的肥硕臀部正丰满的挺立着，梁母整体的身材可说是已达至「多一分则太肥，少一分则太瘦」的完美境界。

梁母并未因岁月的摧残而显哀少，反倒是经历了时间的美饰，变成一个风姿卓约的性感少妇，这份成熟娇媚的美更是年轻女子所比不上、学不会的，何况梁母今年芳龄也只约莫三十五、六岁左右（梁母是在她十四 岁时嫁予梁父，十五 岁便生下了梁山伯），而她受尽多年仇恨苦难的折磨，使得梁母在气质上更有着一股令男人忍不住想要怜要她的特殊气息。

梁母十分满意及兴奋看着铜镜的自己，因为她知道绝对有这个实力以自己的身子把儿子梁山伯的心从祝英台那里给取回。

此时，梁母感到下半身的肉似乎是隐约的骚痒着，并从迷人的肉口流出些许的淫味汁，梁母不禁双腿靠拢摩擦着。

这感觉梁母已二十年未感受到了，自从她的丈夫被祝公远逼死之后，后来迫于无奈再嫁梁山伯之继父，虽她的后夫待她很好，但由于后夫是基于可怜她们母子，加上自己年纪已然老大而且尚未娶过亲，才迎娶了梁母以陪伴自己的晚年。

婚后，后夫待梁母如待女儿一般，根本与梁母无夫妻之实，因此直到梁母后夫死去，梁母的身子都是清白的，换言之，梁母已当了二十年的寡妇。

这二十年来除了梁山伯的生父之外，梁母并未与其他男人有过性爱，但这不代表梁母毫无性欲，相反的是性欲非常的强烈，虽然她庆幸能为亡夫保住贞节，但她毕竟是个已婚的成熟女人，相当的需要男人在生理上的慰藉，但怀着先夫的仇恨，逼迫得她在这二十年不得不强压着自己的浓郁性欲。

但今日，梁母却有了能够舒解自己多年来所压积的性欲的机会，叫她如何能不兴奋，虽然对像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只要梁母一想到要与儿子如夫妻情人一般的互相亲密拥抱，甚至是做彼此肉体上的最亲密接触，叫她那迷人的肉如何忍受得住骚痒，自然是随着肉的骚痒感而流下一丝丝甜美的汁，她那成熟丰满的肉体自然随着想像而发烫骚痒，而且这种强烈的性欲更是以往所没有的，梁母被这种隐约的骚痒感给弄得不禁微微扭晃着臀部。

这时梁母上半身穿上了一件粉红肚兜，而下半身则连亵裤也不穿，就换上了自己许久未穿过的黑色透明衣裙，只要一掀开裙摆，立刻就可瞧见梁母那排性感黑森林的柔嫩毛。

接着梁母在梳妆台上用着许久未用的胭脂水粉打扮修美着自己，梳妆完后的梁母更是显得美艳不可方物，直叫男人一见便想一亲芳泽。而梁母的全身是散发着成熟妇人的性感香气，而她梳理了二十多年的妇人发髻也解放了下来，梁母在秀发上插上金钗显得更加迷人。

此时梁母长发披肩，如此的美人儿，如此的性感装扮，此时的梁母像是活脱脱的国色天香的仙女，她有自信儿子的心一定会重回自己的身边┅┅接着梁母就怀着既是兴奋且又不安的心情向着儿子梁山伯的书房走去┅┅

梁祝淫传之淫爱母子（中）

一到儿子梁山伯的书房前院，看到房内依然是灯火通明，梁母知道儿子亦尚未就寝，于是她便走到了书房门前，这时梁母却犹豫起来了，她在脑中不停的挣扎抉择着，到底她这么做是对还是错？

梁母本身本就不是一个性格淫荡骚浪的女子，相反的，她是一个传统道德观念非常重的贤淑女子，几乎中国妇女的美德都可在梁母身上印证寻得，要主动的媚惑儿子并与儿子做出乱伦苟合之事实在是她毕生的一大难事，因此梁母几番要出声敲门却是做不到，她在儿子的书房门前不停的徘徊走着，几次想就此罢休回房却还是举棋不定的留在书房门前。

但怀着二十年的深仇逼使着梁母在这关键上立下决心，于是她鼓起了勇气出声叫了儿子∶“山伯，你睡了吗？娘可以进来吗？”说完，梁母已是全身蹦紧紧张不已。

这时门打开了∶“呃┅┅娘┅┅娘，你也还未就寝啊┅┅外面夜露湿重，我们进屋谈吧┅┅”

梁山伯显然是被眼前装扮艳丽，衣着性感的娘亲给吓了一跳，因为他从未见过亲娘有如此穿着打扮过，只要仔细瞧着，便可看见眼前美艳的娘亲那黑色透明的上衣内有着两颗浑圆丰嫩的奶子；而透过微薄的黑裙，更可隐约地看见雪白双腿上的中央地带有一丛黑色的阴毛，而且是格外地令人狎思。

「原来娘亲竟是这般娇艳动人┅┅我陪伴着娘二十年来，竟从未发现过┅┅好想一把搂住娘亲好好的亲热温存一般啊┅┅」梁山伯只感体内性欲翻绞不已，他埋藏在裤裆下的肉棒已起了生理反应。这时梁山伯摇晃着头，他在心中暗责着自己，怎可对最爱最敬重的亲娘有此淫邪的念头。

“山伯┅┅你这么晚还未入睡，是还在处理公事吗？”

一听见母亲问着自己，梁山伯立刻回应∶“公事早就处理妥善了，孩子现在正在练字┅┅”

“喔┅┅在练字啊！山伯，练字是很好，但不能写些无用的事，这是没有意义的。”

说完梁山伯脸上一阵青白。知子莫若母，梁母听儿子说在练字，便往案桌一瞧，发现一张白纸被砚台给压着，就知道儿子肯定写了些她不欲见到的东西。于是梁母走向案卓拿起了白纸翻开一看，在上面竟全写完了“祝英台”三个字，梁母这时不禁全身气得发抖，怎么儿子山伯依然对祝英台毫无忘却之意，反而更是以写字来思念她？

“山伯┅┅你日间才不是答应娘，永远不再与祝英台相见的吗？但你看，你竟然┅┅你竟然┅┅你真是太让娘失望了┅┅呜┅┅”语停，梁母不禁呜咽悲泣起来。

一见最爱的母亲为自己如此伤心难过，梁山伯不禁大感不是，他竟惹得从小就疼爱抚育自己长大的娘亲这般伤心难过，于是便立刻下跪∶“娘，孩儿错了，孩儿不该忘不掉那祝英台，虽然我明知她是仇人°°祝公远的女儿，但我却还是忍不住的去爱她。但娘你放心，孩儿今日所说所发的誓，孩儿绝对遵从，不再与祝英台见面，心中也不再有她，山伯只听娘的话，娘┅┅你就原谅孩儿吧┅┅”

说完，梁山伯也泪流满面。

“孩儿啊┅┅我的好孩儿┅┅”一听山伯对自己这般道歉陪不是，梁母心中真是无比的欣慰与安心。但她又转念思考，儿子山伯此时定也只是一时心软而口头敷衍她，他日一遇见祝英台必定还是纠缠不清，她若不趁此时以自己的身子来慰藉儿子山伯，取代祝英台在儿子心中的地步，恐怕将来便是不堪设想。

这时梁母将梁山伯扶起，并主动的抱着儿子∶“山伯，娘问你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娘┅┅你爱娘吗？”

梁山伯被梁母这么一抱，立刻感到母亲胸前那两颗粉嫩圆滑的奶子正隔着两人的衣服紧紧贴在自己胸怀，而且从娘亲的身上传来阵阵迷人心神的女人香。年青气盛、血气方刚的梁山伯哪忍受得住美艳的梁母那副成熟丰腴的肉体所带给他的刺激，他裤裆下的肉棒迅速地胀硬，隔着衣服紧贴着自己母亲的小腹。

此时梁山伯真是神智昏乱，只能拚命点头回应着娘亲∶“娘┅┅儿子从小一直都是爱你、敬你的┅┅”

听着儿子的回答，梁母真是觉得万分欣喜，而且她也确认了儿子山伯对她的确是把她当女人来看待，因为儿子的肉棒正胀硬着紧靠在自己的小腹，受了儿子阳具的刺激，此时梁母性欲高升，她只感丰乳前的乳蒂胀硬微痛，而下体没穿亵裤的肉更是骚痒难止，并从她幼嫩微张的肉口流出一丝丝美味的肉淫汁，并直流下大腿之处。梁母脸上一阵娇红，心想，只要再加把劲，儿子的心就会立刻回到她身边。

“好┅┅山伯，娘信你，你跟娘到娘的房中，娘有些事要单独教你┅┅”

梁山伯只由的梁母牵着他的手来到梁母的房间之内。一入房门，梁母就叫儿子坐在床前，而她就当着儿子的眼前将上半身那透明的黑色上衣给脱去，马上就显露出梁母上身仅存的一件粉红肚。梁山伯见状内心的冲动更是不由得上升，因为他清楚的看见娘亲那两颗雪白丰嫩的乳脯正将粉红的肚兜撑起，并且可以隐约的瞧见两点尖硬的乳蒂。

梁母走到儿子面前就端坐在梁山伯的大腿上，双手环抱着儿子的脖子，并问道∶“山伯┅┅娘美吗？你喜欢娘的身子吗？”

虽然梁山伯的性欲已高涨的失去理智，但他现在实在是不明白何以一向端庄贤淑的母亲今日为何打扮的如此娇艳性感，并在他面前如此大胆的裸露着身子与自己亲密的搂抱着，母亲不是从小就教导他要有伦理道德的观念，要孝顺长辈，可是为何现在娘亲会如此？梁山伯十分的不解，只可惜梁山伯不知，那是一个做母亲的为了从别的女人的手中抢回自己儿子的心的最后手段与法子。

“我┅┅我喜欢娘，我爱娘，也爱你的身子┅┅”

梁山伯一回完话，立刻就被一张娇红艳丽的朱嘴紧贴在自己的嘴唇上，这是梁母向儿子赤裸裸示爱的第一个步骤。

梁山伯被母亲这么一个大胆的举动给吓着，他不敢相信一向端庄贤蕙的母亲竟正吻着他。梁母发现儿子山伯全身僵硬，嘴唇更是紧闭不张，梁母便以她柔嫩湿润的舌头强烈地挑逗着儿子，吻着吻着，梁母更是主动的将舌头伸进儿子的嘴中。

这时梁山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欲火，哪管眼前的女人是抚养自己二十年的亲生母亲，此时的梁母在梁山伯的眼中只是个可以安抚慰藉他满腔欲火的妖艳女子，再也按捺不住得轻薄起自己的亲娘，便也配合着梁母，双手抱着梁伯那如杨柳般的小蛮腰。

“滋┅┅啧┅┅”梁母与儿子的舌头在彼此的嘴中交缠舔弄着，她们就这样甜密亲热得接吻着。

吻后，梁母带着一丝尚连着儿子山伯的口液说着∶“山伯┅┅娘的嘴唇好味吗？”到这般田地，梁母已完全抛开什么伦理观念，什么近亲相爱的禁忌，她现在只是一心想要夺回儿子梁山伯的心，自然而然的说话便露骨大胆起来，再也无所禁忌。

“娘┅┅我┅┅孩儿┅┅”梁山伯显然还是拘束在礼教道德之中，即使他觉得与母亲接吻有种如神仙飘逸的愉悦感，即使他已大胆的用手抱住娇媚可人的母亲，但他仍不敢大胆地对梁母坦白。

梁母不待儿子再有所应，就拉着梁山伯的右手隔着肚兜触摸上自己肥嫩的丰乳上，梁山伯大惊，只摸了一下便急着缩回右手。

“山伯┅┅怎么啦？你不喜欢娘的身子吗？娘的乳房你不想抚摸吗？”梁母娇红着脸说着。

“不┅┅不┅┅娘，孩儿爱你，也喜欢你的身子，只是┅┅只是你是我娘亲呀┅┅孩儿实在是不敢┅┅”

“傻孩子，娘都不顾着羞耻了，你还担忧些什么呢？想当初你还是个初生儿时，每日都伏在娘的怀中贪吃着娘的乳房，怎么现在害羞了起来？山伯别怕，今日娘亲要好好的教导你女人的身子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梁母又重拉着梁山伯的右手抚摸着自己的淫乳，而另一手却是掀开了自己的裙摆至大腿上方，梁母那乌黑亮丽的阴毛便曝露在儿子的面前，并且拉着儿子的左手到自己大腿中央，触碰着自己久未有男人慰藉爱抚的肉。

梁山伯一瞧见梁母掀开裙摆露出黑亮的阴毛，顿时不禁血脉贲张，再接触抚摸到母亲那神秘柔嫩的肉，裤裆内的肉棒已是胀硬至极点，此时梁山伯便感到手指有股湿热之气，并有着温热的液体沾在手上，梁母更是忍不住快感而娇吟∶“啊┅┅好┅┅”

梁山伯毕竟还是童子之身，受到自己亲娘这般大胆妖媚的诱惑，此时早已丧失理智，他再也顾不着道德伦理、什么母子乱伦的罪行，只想与眼前娇媚动人的娘亲好好地亲热一番。

梁祝淫传之淫爱母子（下一）

梁山伯被欲火所驱使，他开始大胆的隔着肚兜用力地搓揉着娘亲那肥硕的丰乳，在梁母胯下的手也似不输给搓揉乳房的手一般，不停的用着手掌摩擦着梁母那长满阴毛的幼嫩骚。

久未尝过鱼水之欢的梁母哪忍受得住儿子这般激情的刺激爱抚，她那两颗引人狎思的肥奶逐渐地胀大，而乳房上的两点乳蒂更是因为变得尖硬与肚兜互相摩擦而感到有些痛楚，同时全身不停微微地颤抖着。至于梁母雪白的双腿中央早已是汪洋一片，淫水沾湿了大腿内侧及儿子正在摩擦她肉的手掌，当儿子的手愈是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肉，梁母更是不自觉得的将她的双腿愈张愈开，尽情享受着儿子带给她久未尝过的欢愉。

梁母这时也已被欲火给操控着，她二十年来一直守身如玉、冰清玉洁，未与男人有过肌肤之亲，如今为了要夺回儿子的心，加上儿子温柔激情的爱抚，她愈来愈觉得欲火难耐，由下体传来的骚痒感流遍全身。

“啊┅┅好┅┅好棒┅┅我要┅┅我要┅┅”梁母伸手便一把捉住隔着裤裆的肉棒，并大力的上下搓揉着。梁母此时哪管她手中硬挺粗长的肉柱是自己养育多年的亲生儿子，现时她只是个久未尝过鱼水之欢的淫荡骚娘儿，她那久未男子侵入的桃花更在儿子的搓揉下骚痒得不能自己，淫水自她肉口处源源不绝地流出。

“啊┅┅好舒服┅┅我要┅┅山伯┅┅好儿子┅┅啊┅┅娘要┅┅娘要你的大肉棒┅┅哦┅┅”

梁母体内需要男人慰藉的炽热性欲到了此时已是一发不可收舍，她不仅用着她那娇嫩柔滑的小手伸进儿子裤裆内，不停的直接搓弄着儿子梁山伯那根她二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粗硬男儿根，同时更是向眼前可以带给自己愉悦的男人，再度献上自己艳香赤红的朱嘴。

梁山伯曾几何时与女人如此大胆的亲密接触互相爱抚着？如今他的生母全身半裸状态的躺在他的怀中，并且还能抚摸着娘亲美艳的肉体，加上梁母又是如此需索爱怜搓揉着他那从未有任何女人触摸过的肉棒，怎能叫梁山伯能够守住礼法不与自己的亲娘再有乱伦的行为呢？此时梁山伯达到前所未有的兴奋快感，他的欲火简直有如熊熊的烈火，不停的在他体内燃烧着。

梁母与梁山伯就如此互相激情的接吻、互相激烈地爱抚着，贪婪索求着对方的肉体，此时房中的这对亲生母子早已抛开世俗礼教的禁忌、道德伦理的束缚，此刻她们俩母子早已欲火薰心，母子俩只道将对方当成是世间最娇美艳丽的女子及世间最俊俏雄伟的男子，能完全地满足彼此那股已是不吐不快的熊熊欲火。

梁母与梁山伯彼此激情的亲吻、爱抚彼此肉体一会后，梁母忽将梁山伯从自己的身旁推开，梁山伯正是欲火难捺，想更进一步与自己妖媚娇艳的亲娘亲热，而在此时却被自己怀中的亲娘给推开，梁山伯不由得十分讶异，为何在此激情亲密的良好气氛下娘亲要将自己给推开？是娘亲不愿再与自己更亲密的接触下去了吗？还是自己那儿做错得罪、触怒娘亲了？

此刻梁山伯被梁母赤裸裸的淫媚挑逗早已是欲火中烧，难以自持，突被娘亲推开，平日聪颖慧敏的梁山伯却是无法理解娘亲究竟是何用意？若是一般世俗男子到了此时欲火贲张的时刻，早已难管眼前的女子是何人，一把便扑上尽撕碎梁母的衣衫，强行奸淫起梁母。

可是梁山伯却是不同，他同样是血气方刚、欲望正盛的青年男子，但他从小所接受的道德礼俗及经书上的教育，加上梁母自小虽是对他百般爱怜，可也因盼望梁山伯将来能出人头地而对他严加管教，所以即使现在娘亲将自己打扮的美艳娇媚并浑身散发着女人诱人的吸引力在自己眼前，但自从小梁母严厉管束的形象早以烙印在梁山伯的心中，因此娘亲若是对自己无再进一步的亲密行为，梁山伯实也不敢再对梁母再有所行为。

如此一来，便使得他虽是欲火难捺，可是一想到眼前这妖媚淫美的娇丽女子是养育他二十年的亲生母亲，因此梁山伯也只有抑制己身的欲火，不敢再对梁母有任何不合礼俗的行为。

“山伯┅┅你坐在床前的椅子上罢！娘想教┅┅教你解此女人的身子┅┅你也已是个雄伟的男子了，应该┅┅应该要了解了解女人的身子是怎么一回事，今日┅┅今日娘┅┅娘就好好的教教你四书五经之外人生另一件更需要去明白的事┅┅”梁母说至此，已是羞红了她那美艳的娇靥而低了下头。

毕竟一向端庄衿持、谨守贞洁妇道的梁母此时要赤裸着身子将自己的肉体毫无保留地亲生儿子山伯解说，实是令梁母羞耻不已，但事已发展至此，好不容易儿子的心已渐渐回到自己身边，焉有半途而废之理？何况自己二十年来强行积压的炽热欲火已是烧得她难以再忍耐下去，如今能一解自己多年来所积压的欲火之男子就在眼前，怎能不教梁母动摇心智呢？

一会后，于是梁母又抬起羞红着的俏脸并端坐在床前，一把掀起自己下半身的黑色透明裤裙及粉红的肚兜，露出了她那未穿着亵裤而又充满女人淫水味的幼嫩肥美的桃花，接着梁母更是大胆的将自己的大腿张开至即使是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淫荡境界。

梁山伯一见梁母做此淫荡妖媚的姿势，他裤裆下的肉棒更是胀硬得令他隐隐作痛，因他清楚的瞧见了自己娘亲她那既神秘又淫猥的性感肉。方才梁山伯瞧见的仅是梁母覆盖在肉上的黑亮阴毛已叫他血脉贲张，兴奋难抑，如今更是瞧见女人全身最神秘的粉嫩肉，怎能叫他不心神荡漾，肉棒胀痛不已呢？

梁母见自己的儿子出了神的直盯着自己那羞于见人的骚，不禁更是羞耻不已，于是急忙双眼紧闭便将羞红了的艳脸转到一旁。梁山伯就如此瞧了生出自己的娘亲肉一会，那覆盖在梁母阴毛下的粉红肉像是尚未破瓜的处女小，在茂盛的阴毛遮住得只看见一条粉红肉缝，梁母那淫荡的骚被着肥美的大阴唇所掩盖，仅是如此的璇丽春光，梁山伯已是按耐不住的一手握着了自己那粗硬的大肉棒，并上下不停的搓揉起来，展开了自己生平的第一次手淫。

“好美┅┅娘┅┅你的那儿好美┅┅”

一听儿子这么说，梁母缓缓转过羞红的俏脸，却撞见儿子正用贪婪淫邪的目光紧盯着自己下体的嫩，并用着手隔着裤裆搓揉手淫着埋在裤裆下的大肉棒，“啊┅┅”梁母一见此尴尬的情形羞叫一声，又将早已火红般的俏脸转往旁处。

梁山伯见母亲如此娇羞动人的骚样，心中怜爱及欲火之心更是大起，按在他下体的手也更是大力的上下搓揉着自己的大肉棒，“啊┅┅喔┅┅娘┅┅你好美┅┅好美┅┅”梁山伯一边自慰，一边还是眼巴巴的紧盯着梁母那熟丽的嫩。

此时梁母却发出了声语∶“山伯┅┅你┅┅你可以再往前┅┅往前瞧娘┅┅娘的┅┅”说至此，梁母却是羞红了艳脸低下了头，再也说不下这令人难为情的耻事。

但梁山伯一听，大为兴奋，急忙走至床前，接着便跪在自己亲娘下体的胯下处，欣赏着那二十年前将自己生出这世界的娇小美。

儿子梁山伯一来到床前跪着，梁母便颤抖着双手伸往下体，用双手先是抚平覆盖于下体那茂盛亮丽的阴毛，使得梁母那肥美骚淫的肉缝完全地暴露出来，接着梁母把心一横，撇开羞耻及难为情的心情，在羞闭着双眼的情况下，用着手指缓缓地剥开自己下体的粉嫩阴唇，在亲儿子山伯的注视中露出了女人胴体最为神秘的地方。

梁山伯一见亲娘桃花之内处，抚在肉棒的手指不禁加快了搓揉的速度，梁母那粉嫩骚的深处是如此的鲜红肥美，那覆盖在肉上方的阴毛则更显亮丽，那景像看来，梁母的嫩有如活的生物般却不惹人生厌，反令人对之产生怜爱之情，但又如此能令天下的男人为之疯狂。梁山伯的心情激荡不已，性欲早已升至最高顶点。

梁祝淫传之淫爱母子（下二）

梁山伯就跪在梁母下体前凝视了自己娘亲幼嫩肉一会，梁母忍受不了儿子在如此近距离清楚瞧见之下，对自己下体贪婪的「视奸」着，顿时梁母下体一阵火热的骚痒美感，早已湿润的肉又不禁又从桃花（肉）口处缓缓流出一丝丝甘甜的淫汁，同时肉内的嫩肉同时一阵令梁母感到甜美骚痒的收缩，更是将淫美的肉显得更将湿润亮丽。

梁母收了收心神，强压此时肉体上的骚痒欢愉感，转头向儿子娇羞地问道∶“山伯┅┅娘┅┅娘的那儿┅┅那儿是┅┅那儿是娘将你生下的地方┅┅你┅┅你瞧得┅┅瞧得可清楚了吗？”梁母娇红着脸问道。

“嗯┅┅好是清楚，想不到孩儿是从您这出生的┅┅可是，娘，你这儿却又是那么娇美┅┅真是┅┅真是瞧得孩儿┅┅孩儿好是舒服┅┅”

“山伯┅┅”梁母用着湿润又似失了神的水汪汪眼神，几近痴迷瞧着自己俊俏儿子的脸。

“娘┅┅我┅┅孩儿可以┅┅可以再摸摸你那儿吗？”

梁母一听，不禁羞得俏脸娇红，下体又是感到一阵强烈骚痒及肉紧而又从肉口处流出淫汁。梁母难为情的再度将丽脸别过旁处，不敢正瞧着儿子的脸，但却娇羞道“嗯┅┅摸吧！娘最爱的孩子，娘┅┅娘已经决意成为你的女人了，只要你欢喜┅┅娘的身子┅┅娘全都依你┅┅”

梁山伯闻言大喜，于是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指再次触摸在自己娘亲那媚丽动人的粉嫩肉上。

梁山伯的手指缓缓地在梁母敏感的嫩处爬行摸揉着，梁母虽是娇羞闭着双眼，可是此时儿子温柔的爱抚在她那最为敏感之处，怎能不叫她心神荡漾？虽梁山伯只是个初经人道的男子，但他那尚未成熟的爱抚手法，却已足够叫梁母这守寡多年的深闰怨妇性奋的不能自我，于是她又微微睁开双眼，媚眼如丝、脉脉含情地瞧着即将要成为自己生命中第二个男人。

这个要成为她第二个男人的情人，正是自己扶养多年的亲生儿子，而亲生儿子正搓揉爱抚着自己骚痒敏感之处，一股股销魂欲仙及触犯乱伦禁忌的快感不停地充斥着梁母全身，而那下体幼嫩娇美的桃花早已湿了大遍，且肉口处更是不停地流着甘美的淫汁。

“啊┅┅哦┅┅山伯┅┅啊┅┅”终于梁母忍不住骚痒的甜美感而轻轻的呻吟出声。

梁山伯此时的激情欲火可不下于自己的亲娘，他愈是抚弄着娘亲的肉，他握在自己下体的肉棒搓揉之速度愈是加快。而梁母下体所流出的骚淫汁气味早已充满了整间房间，何况梁山伯还近距离正面对着骚淫水味的来源之处，岂有闻不至亲娘下体所散发出的浓浓淫味，梁山伯往前一闻，不由得心旷神怡、欲火加旺。

“娘┅┅你那儿好是香甜、孩儿闻得好是舒爽呀┅┅”

“啊┅┅山伯┅┅不要那样说┅┅哦┅┅娘难为情呀┅┅”梁母娇红着艳脸微微摇头羞道着，此举令梁山伯对梁母更生怜爱及欲火之情。

接着梁母央求着梁山伯爬上自己的闰床，并要他躺下。

“娘┅┅你要孩儿躺下┅┅为何┅┅”

“山伯别问┅┅照娘的话儿做┅┅娘会让你很舒服的┅┅山伯┅┅”

梁山伯虽不明母亲之意，但既是最爱娘亲的要求，他也只便是上了亲娘的香闰床，并躺了下来。

梁母又叫了声自己亲儿子的名字之后，便也爬上床，跪倒在儿子下体的中央，就用着她那雪白冰柔的小手贴在梁山伯的裤裆之下，一阵粗硬灼热的熟悉男人触感传至梁母的手掌之中。梁母不禁羞红着艳脸，又更是集中心神隔着感受着亲生儿子粗长肉棒抚在手掌之中的感觉。

（哎呀┅┅好粗┅┅好硬啊┅┅山伯这孩儿的这儿怎生这般硬挺？啊┅┅十多年来未曾再触摸过男儿根了┅┅想不到山伯的这儿竟是┅┅竟是这般雄伟┅┅只怕是他爹爹也比不上┅┅哦┅┅真是硬啊┅┅身为亲娘的我竟从未发现山伯这儿┅┅是那么的粗硬┅┅这┅┅山伯这孩子的┅┅如此粗硬肥长┅┅能插入我那儿吗？）梁母想着，下体不禁又是一阵骚痒火热，艳媚的俏脸更是火烧娇红着。

梁山伯的肉棒被亲娘隔着裤裆用手那么一握，一阵前所未有的骚痒快感从肉棒传至全身∶“娘┅┅娘┅┅”被娘亲这么一握，梁山伯虽觉不甚妥当，却也十分舍不下那股被女人握住自己肉茎的舒爽快感，因而只能叫着娘亲。

此时梁母用着双手一把脱下了梁山伯的裤裆，梁山伯突被自己的亲娘脱下裤裆，急忙用手掩住脱裤而出的粗长男根，即使梁山伯此时性欲沸腾，却也不敢在女人前露出自己的男根，因为此举是不合礼教的，更何沿眼前的女子是自己的娘亲啊！

但梁母可不这般想，她见自己的亲儿急忙掩住下体的焦急样子，不禁有些好笑，便娇红着脸微笑道∶“山伯┅┅来，你别羞，让娘瞧瞧你那儿是否真的长大了？”

“可是娘┅┅这┅┅”

“别怕┅┅山伯┅┅你全身上下皆是娘所生育予你的，做孩儿的让自己的亲娘瞧瞧赤裸的身子有什么关系呢？母亲瞧看自己孩儿的身体可是天经地义的呀，方才娘都不怕羞给你瞧为娘┅┅为娘的那儿了┅┅你给娘瞧瞧你那儿又有什要紧呢？”

梁母说完，便拨开梁山伯掩在下体的双手，接着梁山伯那根粗长硬挺的男儿根便完全毫无保留的呈现在梁母的眼前。

梁母初见儿子的肉根竟是如此的粗硬肥长，不禁倒吸了一口气，虽她早从隔着裤裆抚摸儿子的阳具就已知梁山伯的肉茎确实不小，但此刻她亲眼所见儿子的肉棒是如此的雄伟硬挺，不免还是吃了一惊。

梁母娇红着脸思道∶（山伯的那儿┅┅果真好雄伟、好硬挺，这┅┅我已十多年未与男子干了，山伯这孩子的肉根是这么样的粗长，我那儿真能容得下他这根┅┅这根吗？）虽梁母如此思想，但她那玉嫩白晰的右手已然握住梁山伯那根赤裸裸的灼热肉棒，（哎呀┅┅山伯这根好是火热呀┅┅）接着梁母更是大胆的开始上下开弓的搓揉起自己亲儿的粗长肉根。

“啊┅┅娘┅┅娘啊┅┅喔┅┅好舒服，好是爽快呀┅┅喔┅┅”第一次被女子用手如此的搓弄着自己的肉茎，梁山伯此时全身宛如遭受电击，但却是如此舒服愉悦。

“山伯┅┅好舒服吧？娘现在要你更是舒服┅┅”接着梁母握着肉棒的手更是用力的搓揉捏抚，将梁山伯的龟头由包皮中剥出，而此时梁母的左手举起梳了梳自己额头上方已有些零乱的发丝，然后便低下头，张开自己鲜红欲滴的朱唇，对准儿子山伯的肉棒，一口便含进了自己亲生儿子的火热肉根。

“喔┅┅娘┅┅娘┅┅啊┅┅”梁山伯的肉棒被自己的娘亲用口这么一含，梁山伯除了讶异惊奇之外，只能不停呻吟叫着娘亲，因为被娇媚的娘亲用嘴含着自己的肉根，实在是令梁山伯欲死欲仙，有着说不出的舒服受用及爽快感，梁山伯心内只道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愉悦舒畅及美妙的骚痒快感了。

很奇特吧？古代女子鲜少有用口技去取悦自己所爱的男人，除了四书生五经不许这种奇异荒淫的行径之外，世俗道德亦是不容许这样的一种行为，因此古代女子很少会知道有口技这样的事情。但梁母为什么肯替自己的儿子做出这种为世俗所不允许的淫秽行径呢？又为何梁母知悉有口技这项事情呢？

字节数：23186

【完】